

敬信課心錄彙集卷五

淨手檢閱
慎勿污穢

通光二十九年敬鑄

經傳感應洵神奇展卷先
期敬慎之盡信修持良厚
幸如疑轉迷也相宜

謹勸諸惡莫
作衆善奉行

敬信課心錄彙集

每當持誦務堅誠凜若諸
神在上衡口念心馳才冒
噴躬行力體始圖成

慈善堂芝山
氏蘭閣處撰

敬信課心錄卷五

文昌帝君降臨文註証
京廂西旗德昭蘭閣敬輯

彭義發
書安阿校訂

文昌帝君降臨文註証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

註吾帝君自謂也未仕者為士已任者為大夫
君欲垂訓以教天下萬世故於首篇即假吾以為言
謂現身說法也蓋人處士大夫之位為惡最易如今世
多有罪過來生必致墮落歷一十七世之久非累劫勤
修何以至是

証按蜀志四川七曲山清虛觀碑云帝君生於晉張

姓諱亞本越人也後遷蜀即梓潼居焉其人俊雅灑落

其文明麗浩蕩為蜀中宗師有功文教幼年發解遂第

春宮感時事託為方外遊及門諸子建祠祀之有禱輒

應題曰文昌君唐玄宗僖宗避冠八蜀顯靈擁護難平

詔封晉王後人加稱曰帝益尊之也又鳳凰山有降筆
亭亭中懸有飛鸞鸞口銜筆用金花牋數百幅常留筆
下亭門本府封鎖甚嚴以防欺偽降筆訖亭內鐘鼓自
鳴廟吏聞於府府啟鑰取書以觀報應歷歷皆驗其前
累世實事備載化書

未嘗虐民酷吏

註民者無位之稱虐殘暴也凡罷人役破人家戕人性
命皆是酷殘刻也吏僚屬部曲書役等類未嘗云者蓋
自信之深也不酷不是一味優容有提撕警戒意

証林鎬為工科給事時議開陝岱通運載民苦於役鎬
請罷未允後鎬死冥王索其生前善惡簿閱惡簿多善
簿一束權之多輕少重視之乃罷役諫疏王命還魂曰
事雖未成民陰受其福矣呂叔簡先生刑戒言不可打
有五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者不打人打我

不打莫輕打有五宗室莫輕打官莫輕打生員莫輕打
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勿就打者有五人急勿
就打人怒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人
跑來喘急勿就打緩打者有五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
打我病且緩打我見不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
莫又打者有三已糝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
憐不打者有三嚴寒酷暑憐不打佳辰令節憐不打人
方傷心憐不打應打不打者有三尊長諛打與卑幼訟
不打百姓諛打與衙役訟不打工役舖行諛打或脩私
衙或買辦自用物不打省刑箴云母任威恣臆以國憲
適我喜怒毋徇情傾法以民命視若蠕蠕母以其瞋目
強項口利舌辨輒故加以舞文巧詆之愆杖頭人鬼判
筆底生死連一髮摘知痛一指啣知憐一日服敲朴三
時未相懸一夫繫囹圄八口金鬻捐動植皆是命血肉

救

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

註難是患難救如冒險救焚援之烈焰之中急非止一

端凡人情迫切處皆是濟如操舟濟渡出之波濤之內

孤不獨幼而無父之謂凡孑然獨立無依者皆是憫者

中心惻隱如天之仁憫覆下過偶然之錯失也容者度

量寬宏如谷之空洞能容

總關天所以于東海仁聲億萬年明夏原吉為吏部尚
書一吏持精微文書請押因風吹為墨所汚吏懼肉袒
待罪公曰風也汝何與焉爾起次日早朝畢至便殿見
帝請罪曰臣昨不謹墨汚精微文書上命易之公退吏
猶懼甚公於懷中出所易者吏大感悅北齊張思和天
性暴戾為郡守時吏稍有過必被枷鎖捶撻備極吏見
之奪魄名曰生羅剎其妻數孕皆臨產悶絕生子皆着
肉枷四肢連絆後思和坐事受杖死時手足如紐

証羅倫應會試宿山東僕於院拾一金釧匿不以聞行
兩日倫歎貧乏僕以金釧告倫大怒欲送還僕曰如此
往返恐誤試期倫曰此必僕婢遺失倘主人拷訊因而
致死是誰之咎寧不及試無令人死於非命也復至其
家果因婢夜澆盆水釧在水中誤棄於地主笞婢婢欲
尋死夫責妻妻欲投繯一門如沸公至出釧與之全活
二命人即以狀元期之至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果
中狀元正德間崇明某姓操舟為業時七月中旬大風
海溢沿海居民漂沒無算某駕舟中流不救人但撈物
見一女子手抱一箱隨波而來扳舟求拯某利其箱反
用篙推沉此女及發箱有庚帖一紙其姓名生辰即其
聘妻也祝染延平人性極慈祥見人急難無不竭力周
濟遇歲荒時捐資設廠施粥全活甚衆晚年生一子甚
聰慧試舉日鄰人有夢馳報狀元者鳴鑼鼓吹手持大

旗上書濟急之報及開榜果染之子也國朝林希元言
濟人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
起貧民急湯汁既死貧民急葬埋遺棄小兒急收養輕
重繫囚急寬卹此六者勢不容緩若能隨時周濟焉有
不昌厥者乎楊州蔡璉建育嬰社募衆協舉其法以四
人共養一嬰每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
社所招貧婦領乳月給工食銀六錢逢月朔驗兒給銀
考其肥瘠以定賞罰三年之內聽人領養此法不獨恤
孤又可濟貧免一時溺嬰之慘興四方好善之心世間
功德莫此為甚凡郡邑村鎮皆可倣行為官司司者循此
化導各方利濟更大也信州劉君祥病將死一子尚幼
謂其弟君祺曰吾若不幸弟為我子擇家財地下決不
忘報及卒君祺設計逐其子盡有其產後五年鄰人張
善祥遇君祥於途憂容可掬曰吾子為弟所害有書一

紙付之善祥方悟其死大驚回家以書付君祺君祺不信一日方與客飲忽大呼曰兄來也嘔血數斗兩手如懸而死惟安強富持身謹慎接物謙和時值元日有小人逞酒登門辱罵富閉門不理家人不平富曰當此佳節誰不飲酒醉後發狂人之恒情若與之較量何小也是夕夢神曰汝於天臘之辰能忍人所不能忍上帝嘉之賜汝福壽矣

廣行陰騭上格蒼穹

註人所不見之德曰陰騭廣者由上文諸事而推極之也蒼穹天也蒼言其色穹言其形凡一切善事不論大小難易只要理所當為與分所得為者莫不盡心竭力務使有成澤被於人而人不知功出於已而已不伐証台州應尚書山中肄業夜聞鬼語曰某家之妻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明夜縊死我得代矣公訪之果然

潛賣田得銀四兩偽作其子書寄送其家父母得書知男無恙媳因不嫁未久夫歸完聚又聞鬼語曰我當得代柰此秀才壞我事傍鬼曰何不禍之曰上帝克嘉乃心命作陰騭尚書矣我何敢禍公益脩陰騭後果官至尚書安福周子尹喜聲譽有才畧凡遇善事人盡稱之一日病故忽醒怏怏不樂自言閻君責我生平所行之善總是徒博虛名其實行陰騭者益甚少也命吏檢簿示我心事開載鑿鑿如繪因遍告親友曰凡為善者不可夾襍利名心冥中以至誠發出者為重也翌日復卒宋張孝基為富人婚富人止一子因流蕩逐之富人死盡以家財付基富人子行乞於途基見而收歸令管庫察其謹厚無復故態悉以產業還之後基死其友遊嵩山道逢旌旗騶御擁護者乃基也相揖問故曰以還財事感格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降汝以福

註存者敬謹不敢放肆之謂人能如我是帝君借已勉人處必者決定無疑之謂福者百事皆順之名蓋天道無親惟德是依人果知非改過寔心行善天末有不默佑之者帝君豈欺人哉

証馮商五十無子往京貿易用價百金買一妾因問何故賣身泣而不答固詰之曰父為押運官欠糧百石故賣女以償商將女還其父不取原價竟焚其券妻問妾安在商告以故妻曰存心如此何患無兒數月妻孕里人皆夢鼓樂喧闐送狀元至馮家次日生京後中三元官拜少師武成馬默知登州求制沙門島罪犯官給糧者三百人多則投至海中默上章言朝廷既貸其生今以溢額而投海有傷皇仁乞查年久無過者移置登州上納之著為令自是全活無算默無子一日正晝見絳

於

是訓於人曰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註於是承上起下之詞訓誥誡也四馬為駟門容駟馬
言高大也于公漢東海人為縣獄吏郡有孝婦寡居守
節養姑甚謹姑恐妨其嫁自縊死姑女誣告婦迫死其
母婦不能辨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
來公代白其冤祭孝婦墓遂雨凡有冤抑者悉平反之
生平全活甚衆後治宅令高大其門曰吾後世子孫必

有為三公者其子定國果為廷尉

証孫一誦為南都司獄故事重囚日米一升為獄卒盜減至有不得食者謙製一秤秤米卯酉二時按名持秤分給囚得飽有衣破者即為澣補獄卒無敢橫索一錢終其官囚無凍餓飢寒之苦後致仕歸恍見無數官吏迎謙為縣城隍長笑而逝魏莊渠曰吾少年筮仕得刑官大懼見前輩老法家必請教焉幸遇胡端敏公曰問刑不難於招而難於審情若欲得情必須明理其後居刑曹八載每見同僚嚴刑訊囚多不輸服吾終日或不撻一人而情常先得只是虛心察理視民如傷故民多感服也馬炳然正統間為嘉魚知縣有盜入縣焚掠或窺其渠魁有長髯狀適圍風洋有舟載二十餘人內有長髯者馬不察執之而以獲盜報盡斃於獄馬秩滿召為御史而真盜為他邑所獲巡按以馬同臺寢其事後

馬任回舟泊圍風洋夜為流賊所劫闔舟被戮計其數亦二十餘人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註後五代竇禹鈞燕山人年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當早行善不然且天矣豈特無子公自此勉行陰陽有家僮盜用公錢寫契繫女背償錢而遁公焚其券囑妻善撫之既笄以二百千錢擇良人嫁焉元夕觀燈僧寺拾銀二錠計三十兩坐候良久見一人泣至驗寔還之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葬者出錢助葬女不能嫁者出錢助嫁遇故舊窮困擇其子弟可托財者隨多寡貸之使興販由公成立者數十家隣里待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量每歲所入除日用衣食外悉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木帛之妾宅南建書室聚書千卷延師教育四方孤寒之士多致通顯公連生五子皆聰明俊偉復

夢祖父告曰汝數年來功德浩大已掛名天曹延壽三
紀五子俱賜榮顯後長子儀為尚書次子儼為侍郎三
子侃為左補闕四子俛為諫議大夫五子儔為起居郎
公享壽八十二無病談笑而逝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
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崑山涂太史立齋己亥狀元其兄健菴庚戌探花彥和
癸丑探花同胞三及第從古未有也人稱為世德之報
其祖某為蘇撫記室時三吳大水公具疏稿請賑飢撫
公猶豫未肯上欲卜之公囑卜者第曰吉乃請於朝全
活數百萬人

救蟻中狀元之選

註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當大
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第後春試畢復遇之僧見大宋
賀曰公骨相頓易似曾活數百萬生命者郊笑曰貧儒

何力及此僧曰不然蠕動之物皆命也郊良久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吾編竹橋濟之豈此是耶僧曰是矣小宋終當大魁公亦不出其下及唱第初果狀元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乃以郊第一初第十始信僧言不謬

証胡傳字伯安當省試得潘氏園羣蟻聚於室童子將篝火焚之傳曰以我一夕之安傷數十萬生命不忍也急徙居迨入試三藝既成思寤甚忽蟻聚筆端不可逐久之文思湧泉而出經義立就蟻遂不見既得薦主司謂公經義有神助公知為蟻報自是舉步不輕下足官至觀察杭州婦人某氏素克悍遇蟻循行厨竈輒用火燒之死者不可勝計又常以石灰填蚯蚓穴後生一子方懷抱婦偶出外歸見牀上一黑團驚視之則其子也已為羣蟻攢嚙死婦痛見亦暴卒

埋蛇享宰相之榮

註楚孫叔敖耕於野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比歸憂而不食母問故泣對曰兇聞見兩頭蛇必死今兇見之恐棄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後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吾聞有陰德者必獲善報後為令尹執楚政數十年

証廣州山路叢雜多毒蛇藏榛莽中暮夜獨行者往往被害州民吳德生於蛇所必由處多立木標使人知避又造屋數間晚則懸燈高竿迷路者借以棲宿往來咸稱誦之德生壽九十有六康健無比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註憑據也人生諸美畢集如農夫之獲豐收故曰福田欲廣闢福田必須從方寸地日日培植時時灌溉俾善心隨處流通則獲福確有可據